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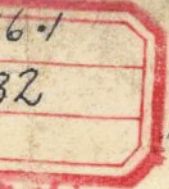


春節演唱材料

社辦誰靠

曲藝

北京寶文堂書店



內 容 說 明

本書包括三篇說唱材料。『瘦牛長膘』是寫合作社裡的老飼養員把牲口餵得条条都是体肥長膘，人人看見人人誇獎。这个老飼養員充滿了革命的樂觀情緒，对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有坚定的信心，爱社像爱自己家一样。『秃山还童』是寫武夷山脈的一条盤龍崗，二十年前被蔣匪燒成一片灰燼，寸草沒留。紅軍帶領着羣众坚持鬥爭，直到南下大軍解放了江西和福建，紅旗插在盤龍崗，共產党帮助人民建立了林業合作社，这条山才变了样，山上种了很多果樹，遍山都是果子。原來是一座荒山，十年後变成了聚宝盆。『靠誰办社』是寫两个合作社所表現的兩種不同情况，一个社是依靠中農办社講究排场，耕畜農具样样齐全，不是中農不吸收入社；一个是依靠貧農办社，底子虽薄，但都是同心合力勤儉办社，生活越过越好。中農社由於資本主义思想做怪，幾乎要垮台，幸得貧農社的帮助才克服了困难。後來中農社的社長認識到自己走的路子不对头，就要求兩社併在一起。併社後，生活愈过愈富裕，小家当变成了大家当。

春 節 演 唱 材 料

曲 藝

靠 誰 辦 社

高 興 等 著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北京前門區三里河大街10号

電報掛号2887

印刷部三里河大街37号

*

總書号0272(曲字0076)787×1092 $\frac{1}{16}$ 印銀 $\frac{1}{16}$ 10,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10,001—12,000册 定價九分

目 錄

瘦牛長膘……………

野 夫（一）

禿山還童……………

石春槐（五）

靠誰办社……………

高 兴（八）

瘦牛長膘

野夫

莊東頭有一塊大草場，

草場旁有一個大水塘，

水塘邊上一排樹，

樹腳下幾條黃牛在乘風涼，

黃牛們一字排兒站成了隊，

遠遠看去像大象，

一會兒甩起尾巴來撲蒼蠅，

一會兒點頭晃腦像歌唱，

哞哞哞連聲叫，

這聲音叫得多宏亮，

看樣子牠們很高兴，

撒歡回圈走的忙。

大路上南來北往的人經過，

到這裏都要停下腳步來望幾望

望呀望呀捨不得走，

拖住那看牛的老漢話家常：

「老伯伯，這些黃牛是誰家的

為什麼都是這樣的肥大又健康？

牠們吃的是什麼料？

牠們住的是什麼房？

用什麼法子來保護？

牠們的活兒幹得怎麼樣？」

老漢聞言哈哈笑，

鬍子一抹開了腔：

「大哥啊！你問話就像連珠砲，

我一口氣怎麼能答得上？」

你問這些黃牛是誰家的？

牠們是公有公用由我老漢來飼養；

你問牠吃的是什麼料？

粗料是稻草細料是皮糠；

你問牠住的什麼屋，

吶！順着我的手指向西望，

莊中間有一排茅草屋，

這就是咱們社裏的新牛房。

牛房裏有三個飼養員，選了我老漢當組長，三個人負責十二條牛，條條養得健又壯。」

過路人听了老漢的話，對着老漢細打量：

「老伯伯你真不簡單，這樣的功勞應該受表揚！」

老漢連忙搖搖頭：

「大哥你且慢誇獎，

大家都走社會主義的路，

我老漢怎能不跟上？

提起我當組長的事，

有一段故事對你講，

還是去年春天裏，

社裏春耕正緊張，

那時候耕牛剛入社，

分散在社員家裏養，

有幾個社員專打小算盤，

不為集體來着想，

對待耕牛不負責，飽餓冷熱不管賬，好幾條耕牛病倒了，骨瘦如柴不成樣，眼看春耕被耽誤，急壞了咱們的王社長。

連忙召開了社務會，

号召大家出主張；

這時候我老漢實在看不過，

當眾就把話來講。

我說：要把耕牛來養好，

除非是指定專人負責來飼養。

大家擁護我的話，

緊接着就選我當組長。

也有人對我不信任，

當場就把怪話講，

我老漢人老心不老，

胸脯一拍就幹上。

我說：大家既然看中我，

這個責任我擔當。

我重活現在幹不了，
服侍牲口還內行。

一言為定說好了，

第二天我就當組長。

兩個組員年紀輕，

一個姓李一個姓張，

我帶着他們來幹活，

三個人分工負責各管一行，

一個管草料，

一個管牛房，

我老漢帶頭總負責，

有事三人共商量。

從此後我一心無二用，

把牲口當作兒女養，

冬天不讓牠挨凍，

夏天不讓牠熱得慌，

一月兩月平平過，

三月四月變了樣，

等到秋種季節到，

十二條耕牛養得肥大又健壯。

拉到田裏去耕地，
活像戰馬奔沙場，

這時候大夥兒樂壞了，

誇我老漢有名堂，

附近的農業合作社，

都派代表來觀光。

有人向我學經驗，

我說經驗實在談不上。

不管你幹什麼事，

有一條道理不能忘，

多替大夥兒謀福利，

少為個人來着想，

全心全意鑽進去，

竅門總會找得上。

我回想過去五十年，

從小就做牧牛郎，

吃了許多淹心苦，

自己和牛沒兩樣，

牛的脾氣我知道，

牛的痛苦我也能體諒。

現在既然翻了身，
毛主席又指出新方向，
我还想再活幾十年，
把那社会主义的幸福享一享。
幸福不会从天上掉，
全靠大夥兒動手忙，
虽說是將來要用拖拉機，
但現在耕牛还有大用場，
如若不把牠保養好，
農業生產就会受影响，
我明白了这些新道理，
責任心越來越加強。」
老头子越說越起勁，
忽听得村上哨音响，
原來是社員集合下田去，
牲口也得要帶上。
这老漢連忙立起來，
叫声「大哥請原諒，

下次你到敝莊來，
再陪老兄談家常。
此刻耕牛要下地，
我也要回到牲畜房。」
說完拿起了牛鞭子，
鞭子一揚牲口就跟上，
老头子騎上牛背唱山歌，
帶着牛隊离草場。
过路人好像發了痴，
对着他的背影細端詳。
這時候烈日当空高高照，
樹上的知了鬧嚷嚷，
社員們精神抖抖下田去，
一个个都像生龍活虎樣。
說書的可惜沒有放映机，
只好憑一張嘴巴來歌唱，
千句話併成一句話，
合作化帶來的新氣象。

秃山还童

武夷山脈千里長，
(註一)

山中有个盤龍崗，
奇峯怪石無其數，
崗上有个光榮莊，
光榮称号哪裏來，
提起它來話兒長，
二十年前臘月天，
紅軍游擊在山崗，
忍飢挨餓為革命，
樹当房屋草做床，
白匪搜山幾十次，
損兵折將瞎奔忙，
惱怒匪首蔣介石，
下令燒山毒似狼，
一羣匪徒齊動手，
漫山遍野冒火光，
千年古柏燒成炭，

參天老樹倒山崗，
机槍大砲乱轟打，
想把紅軍都打光，
山崗燒得一片黑，
不剩草木不留房，
白匪山下如狗吠，
口口声声叫投降，
紅軍都是英雄漢，
英雄寧死不繳槍，
黑夜突圍下山去，
帶着百姓轉地方，
堅持鬥爭到勝利，
領導全靠共產黨，
春到江南百花香，
大軍南下打匪幫，
解放江西和福建，
紅旗又插盤龍崗。

石春槐

石春槐

新中國，成立了，
幸福種子播四方，
毛主席，派代表，
老根據地來拜訪，
幫助人民建家業，
盤龍崗上蓋新房，
新房蓋了百多間，
起名就叫光榮莊。
生死鬥爭不分离，
重建家園共相幫，
成立林業合作社，
要把荒山換新裝，
山上栽起萬棵樹，
山下湖泊放魚秧，
削竹編筐為副業，
栽桑又把蠶兒養。
一年二載山頭綠，
三年五載大變樣，
禿山還童難相認，
更比當年倍風光。

立春山筍節節長，
春分杏子樹頭香，
穀雨甜桃剛結實，
小滿枇杷已發黃，
夏至楊梅紅似火，
大暑蓮蓬水中揚，
處暑石榴正開口，
秋分菱角舞刀槍，
霜降山上採柑橘，
小雪荔子淌蜜漿，
甜美日月說不盡，
一年四季有活忙，
光是水果和蠶繭，
就够全社衣和糧，
按勞分配頂合理，
各人勞動記工賬，
盤龍林業合作社，
成了山區好榜樣，
玉山有位老農民，
來到盤龍親戚訪，

(註二)

他是十年未到此，一到盤龍發了慌，荒崗哪來這些樹，果子結得遍山香，莫非今日迷了道，這裏哪像盤龍崗。山下有个青年人，正在匆匆赶路忙，老漢上前忙問路，哪條道可到盤龍崗？青年小伙听此言，打量一番開了腔：老爹您到哪一家，這山就是盤龍崗，您要上山我帶領，我家就在光榮莊。老爹越听越奇怪，指指點點又問上：這片橘林哪家的，誰家种的枇杷黃？

誰家竹園这样密，誰家栽的養蚕桑。青年小伙心發笑，這位真是老眼光。这个山崗万棵樹，全是一家不分行。老爹越听心越懽，哪來財主住山崗，問道山主哪一位，姓張姓李或姓王？青年小伙答得妙，姓張姓李也姓王，我們是个合作社，張王李趙怎分档，有工同做福同享，各人全把主人当。老漢一听心中羨，合作办事真是强，明是一座大荒山，轉眼变成百宝箱，

赶快上山找親戚，
問个明白学个詳，

回到自己山裏边，
也要办成这个样。

註一：武夷山脉在福建、江西交界。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註二：玉山在江西省。

靠誰办社

高兴

一

团结鄉裏的王家寨，
有兩個農業社东西並排，
东边的社長叫王大貴，
西边的社長叫李棟材。
李棟材脚踏实地肯苦幹，
王大貴办事喜欢講气派；
他兩個原來都是互助組長，
經常的帶動組員搞競賽。
去年子縣裏办了訓練班，
他兩個同去學習同回來！
一到家二人都在動腦筋，

要把那合作化的運動來搞開。

大家分头作宣傳，

号召組員把头帶，

李棟材提出了办社的事，

所有的組員喜開怀，

大家都說办社好，

步步高陞理應該。

組員的思想搞通了，

再从組內到組外。

有一天王大貴正在家中坐，

外面走來了李棟材，

大貴說：「老李到此有何事？」

棟材說：「無事不到你处來！」

這幾天我組討論辦社事，大家的情緒都不壞，可就是組外的羣衆難發動，好多人一時還想不開。昨天開了組員會，有幾個組員提出建議來，他們說：吸收社員靠說服，強迫報名不應該。單幹戶既然不自願，我們不妨稍等待。接着就討論怎樣辦，他們說：先把兩組併在一塊，咱們兩組做核心，先敲鑼鼓先搭台，只要第一砲打得响，大夥兒就會跟上來。我認爲這些意見都很好，老王啊，你看此事怎麼安排？」王大貴听完了老李的一席話，眉头一皺把言開：

「老李啊！你說這個意見好，我看難以合得來！你那個組裏貧農多，缺少牲畜農具和資財；我這個組裏都是富裕戶，只有一戶貧農王大海，假如兩組合在一起，將來的糾紛難排解。依我看還是各管各，各組自己來安排。」李棟材一听如此話，叫聲：「大貴你不該！毛主席号召合作化，爲的是大家富裕不讓少數人發財，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一條，你排斥貧農不應該，張政委講得很清楚，搞合作要靠貧農把頭帶，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你爲何要把貧農、中農來拆開？」

王大貴被他這一說，立在那裏發了呆，

停了一刻又開言：

「老弟啊！你別把帽子給我戴，

办社本是大夥的事，

我一人作主不應該，

大夥兒情願我就照办，

大夥兒不願我不能独裁！」

他二人話不投机分開了手，

結果是，兩組沒有合起來。

二

春二三月暖洋洋，

王家寨全莊鬧嚷嚷，

东边的合作社成立了，

西边的合作社緊跟上。

兩個都是合作社，

办社的办法不一样；

东边的社裏「气派」大，

兵对兵來將对將，

不是中農不吸收，

鰥寡孤独更加談不上，

耕畜農具是全套，

要哪樣來有哪樣。

西边的社裏底子薄，

要談气派实在寒噤，

全社一共十六戶，

十四家貧農缺口糧，

小小的毛驢有兩頭，

膠皮破車只一輛，

成立大会的那一天，

李棟材当众把話講，

他說：「各位社員們！

咱們的信心要加強，

別看咱們底子薄，

緊緊的團結就是力量。

有困難想办法來克服，

咱們要從小到大步步向上！」

社員們听完社長的話，

巴掌拍得震天响，

大家举手作保證，
只向前看不向後望，
同心合力幹到底，
要在全鄉作出好榜樣。
緊接着就把社章訂，
一條一條訂得詳，
自願互利為原則，
每一條都是經過細商量，
大家照章來辦事，
自覺自願毫不勉強。
訂好了社章忙春耕，
又是一番新氣象，
男女社員齊勞動，
全心全意為社忙。
碰到困難不低頭，
大夥兒共同出主張，
有一分勁出一分力，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窮日子就是窮過法，
只講實際不鋪張，

沒有牲口就人拉犁，
沒有肥料就養豬羊，
畚泥割草積綠肥，
起早帶晚拾糞忙。
社裏的活兒幹完了，
再到社外去幫忙，
賺回的工資全歸社，
每一個錢都用在生產上。
社長除了管生產，
政治工作也加強，
抓緊空隙就開會，
有批評來有表揚，
全社就像一家人，
不分姓李與姓張。
丟開西邊說東邊，
東邊的社裏就不一樣，
富裕中農是骨幹，
兩戶貧農冷在一旁。
各人都有把小算盤，
總想到社裏沾沾光，

社章訂了七八天，一天到晚亂嚷嚷，最後勉強通過了，多少社員不服降。你要生薑他要醋，人心隔了一堵牆。西邊社裏早已忙春耕，東邊還未動犁杖，輪到下地去幹活，一个个都是懶洋洋。太陽未落就下工，雞鳴五更不起床，王大貴一人空着急，東叫西喊兩頭忙。他不从根本上想辦法，還要死撐門面講排場。仗着社裏的資金足，想到哪樣就办哪樣；盖了一个社長辦公室，還要佈置一个小礼堂；

柏凳桌椅買了一套，看起來倒像一个小農莊。等到田裏缺肥料，資金已經快用光，再向社員要資金，誰也不肯來答腔。這時候怨言怨語一齊來，个个抱怨王社長，王社長到了此時懊悔了，愁眉苦臉沒主張。李棟材知道了這回事，忙找大貴把話講：「大貴啊！你一開頭就把路子走錯了，為什麼不把黨的指示放在心上。要曉得我們帶頭來办社，多少農民在觀望，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應該樹立好榜樣，支部書記關照我，要我帮你出主張；

咱倆好好談談吧，

想出法子來挽回影響。」

王大貴听了此言很感動，

眼淚掛到鼻梁上：

「老李你真是太好了，

怪我当初太荒唐，

这都是資本主义思想在作怪，

弄到現在難收場，

想想實在愧对你，

希望老弟多原諒！」

棟材說：「說什麼愧對不愧對，

講什麼原諒不原諒！

咱們都是幹革命，

為了羣衆為了党，

只要事業办得好，

个人的得失何必較量！」

思想一致話投机，

心平气和談家常，

李棟材先把自己的經驗作介紹，

再帮王大貴出主張，

第二天召開社員會，

所有的問題搬到台子上。

王大貴誠懇作檢討，

他說：「一切的責任我担当，

我不該排斥窮兄弟，

我不該不務实际講排場！

我不該生產、政治兩不管，

我不該執行政策有偏向，

我願意徹底來改過，

回到正確的道路上去。」

到最後他又提出了新方案，

要求大家共商量。

社員們个个都感動，

也都檢查了坏思想，

有的說：我不該腳踏兩條船，

三心兩意沒主張。

有的說：我不該專為个人打算盤，

想到社裏來沾光。

有的說：我幹活不該磨洋工，

有的說：我不該不怨自己只怨社長。

大夥兒思想見了面，
會場的空氣變了樣，
一致提出新口號，
要拿西社做榜樣。
經過這一番整頓後，
社裏也出現了新氣象，
轉眼又是秋收到，
兩個社的莊稼都登場，
實際收入比一比，
西社還比東社強，
平均增產三成半，
社員們个个喜洋洋。

兩社開了聯歡會，
大家提出新主張，
要求兩社併一社，
小家當變成大家當。
好多社外的單幹戶，
也都認清了新方向。
入社的申請書如雪片，
送來一張又一張。
王家寨掀起新高潮，
這一段佳話傳遍各鄉，
大家說到底貧農會當家，
倚靠貧農才会有力量。